戴東原集

戴東原集卷弟七

四庫館纂修官翰林院庶吉士戴震譔

自轉車記

句股割圜記上

割圜之法中其圜而觚分之截圜周爲弧背緪弧背之兩端曰弦値弧與弦之半曰矢弧矢之內成相等之句股二半弧弦爲句減矢於圜半徑餘爲股緪句股之兩端曰徑隅亦謂之弦句股之弦得圜半徑也句股弦三矩方之合句與股二方適如弦之大方減矢於圜徑餘爲股弦幷矢恆爲股弦㬜㬜幷相乘爲句之方減句於圜半徑餘爲次弧背之矢倍股爲次弧弦減次弧背之矢於圜徑餘爲句弦幷其矢爲句弦㬜㬜幷相乘爲股

之方引圜徑於弧背外成句股弦弧背外之句謂之矩分弦謂之徑引數股得圜半徑也次弧背外之股謂之次矩分弦謂之次引數句得圜半徑也半弧弦謂之內矩分次弧弦之半以爲股謂之次內矩分方圜相函之體用截圜之周徑而函句股變弁之率四分圜周之一如之規方之四隅而函圜之周凡四觚如之因方以爲句股函圜之半周凡三觚如之圜周之外內所成句股弦皆方數也隨徑隅所指割圜周成弧背皆規㮾也㮾同則外內相應句股弦三矩通一爲率外內相應句股弦三矩通一爲率斯可以小大互權矣圜之半徑爲句股

則圜徑爲句股之弦句與股復爲弦而析之成同限之句股三四分圜周之一隨徑隅所指成同限之句股三凡同限互權之率句股之大恆也句股應矩之方變而三觚不應矩之方以句股御之徵爲句股六而同限者各二二三三交錯是以展轉互權半弧背過四分圜周之一以減圜半周而得外弧三觚句於句股徵其內三觚一倨於句股引而徵其外所知之矩爲弦其對觚之規限內矩分爲之股所測之距爲弦測知之規限內矩分爲之股或測知兩距一觚所知之觚所知之兩距旁之則於圜半周減一觚規限餘爲兩觚規限之并半之爲

半弁弧兩距之經弁與半經弧半弁弧之矩分相應凡三觚之截爲句股兩弦之經弁所爲方及兩句之經弁所爲方其冪等也凡同限之句股弦小大經弁互爲方其冪等也

句股割圜記中

渾圜中其圜而規之二規之交循圜半周而得再交距交四分圜周之一規之翕闢之節也緣是以爲經謂之經度橫截經度之外謂之緯度經之內規之謂之經弧緯之內截其規謂之緯弧經緯之度界其外經緯之弧截其内是爲半弧背者四以句股御之半弧背之外內

矩分平行相應得同限之句股弦各四古弧矢術之方
直儀也儀不具次矩分之句股弦面各一加一於四而
五是故參其體兩其用用也者旁行而觀之也旁行以
用於經度則經弧矩分爲句緯度次內矩分爲之股經
弧內矩分爲句緯弧次內矩分爲之弦旁行用於緯度
則緯弧矩分爲句經度次內矩分爲之股緯弧內矩分
爲句經弧次內矩分爲之弦旁行用於經弧則經度矩
分爲句緯度徑引數爲之股經度內矩分爲句緯弧徑
引數爲之弦旁行用於緯弧則緯度矩分爲句經度徑
引數爲之股緯度內矩分爲句經弧徑引數爲之弦儀

之立也爲方四成旁行而得同限之句股四緯度矩分爲句則緯度矩分爲之股經度內矩分爲句則緯弧矩分爲之股經弧矩分爲句則緯度內矩分爲之股經弧內矩分爲句則緯弧內矩分爲之股凡句股二十有四爲互權之率五遵古已降推步起日至斯其本法也引而伸之以經度爲節者其二規皆緯也自交以至經弧謂之次緯儀以緯度爲節者其二規皆經也自交以至緯弧謂之次經儀儀各爲半弧背者三成圜周句股弦於是命半弧背之外內矩分曰方數句股弦圜周句股弦古弧矢術也必以方數句股弦御之方數爲典以方

出圜立術之大恆也次緯儀經弧爲其句弧緯度之次半弧背爲其股弧緯弧之次半弧背爲其弦弧弧之外內矩分平行相應得方數句股弦各三儀不具次矩分之句股弦面各一加一於三而四旁行觀之股弧徑引數爲股則弦弧徑引數爲之弦以用於句弧弦弧次內矩分爲股則句弧次內矩分爲之弦以用於股弧股弧次內矩分爲股則句弧徑引數爲之弦以用於弦弧儀之立也旁行而得方數句股弦三爲三成股弧矩分爲股則弦弧矩分爲之弦句弧矩分爲句則股弧內矩分爲之股句弧內矩分爲句則弦弧內矩分爲之弦取節

於方道儀之經度爲其限凡句股十有八爲互權之率四次經儀亦如之次緯儀翕闢之節經度也是故有經度互權之率次經儀翕闢之節緯度也有緯度互權之率距經緯之弧四分圜周之一規之謂之外規凡搆綴之規洽五皆四分之以爲其限而交加前卻之半弧背四合而爲儀者五以方直儀爲之通率半弧背三合而爲儀者十以次緯儀爲之通率凡爲儀十有五是謂一終得方數句股務三百弧矢術之正整之就敘矣

句股割圜記下

三弧非弧矢術之正以句股弧矢御之渾圜之規限正

視之中繩側視之隨其高下而羨惟平視之中規背以平寫之循規限之端竟半周得圜徑衡截圜徑齊規限之末抵外周得規限所爲半弧弦弧與弦易正側之勢以爲平於是命外周之限爲其限凡矢屬於規限之端弦屬於規限之末一從一衡相遇也用矢用半弧弦準是率率之四分圜周之一古推步法謂之一象是爲規限之一終率之變也減兩距於圜半周用其餘弧爲兩距減對兩距之觚規限於圜半周用其外弧爲兩觚規限內矩分共用之半弧弦也餘一距及其對觚其用之觚與距也若三觚各以爲準圜之一極距觚四分圜周

之一規之三規之交成三觚三距則觚同其距之規限距同其觚之規限前率大小係句之體叚也後率觚與距之體叚也句股互權之大恆觚之規限內矩分各與對距相應三距爲渾圜之規限則觚之規限內矩分與對距之內矩分相應相應而展轉互權矣所求非對距對觚則截之成圜周句股弦者二各視次緯儀之率通之凡內矩分爲半弧弦其弧背渾圜大規也半弧弦不滿圜半徑者以矢爲樞以半弧弦規之成渾圜之小規衡截正視側視之規側視之規亦截小規而與中圍之大規相應截小規之徑爲大小矢則與中圍大規之徑

爲大小矢相應三弧之用兩距差幷也所知之弧或所求之弧所知之兩距旁之旁於弧之右距以平寫之爲平視之規則左距爲側視之規截左距之末成小規而識左距於平兩距差弧幷弧之矢差半之爲矢半差以爲句小規之半徑爲之弦以差弧與對距之兩矢差爲句左距側視之規截小規之徑成大小矢爲之弦如是得同限之句股二而句與弦適一爲率凡弧之規限中圜大規也大小規之半徑及其矢並適一爲率若左距適四分圜周之一則所成之規適爲中圜大規若左右距相等無差弧則幷弧之矢半之爲句小規之半徑爲

之弦對距之矢爲句小規之大小矢爲之弦以弧求距求對距之矢也以距求弧求弧之規限大小矢也

策算序

漢書律歷志算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爲一握古算之大略可考如是其一枚謂之一算亦謂之籌梅福傳福上書曰臣聞齊桓之時有言九九見者所謂九九蓋始一至九因而九之終於八十一周髀算經商高曰數之法出於圓方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是也以九九書於策則盡乘除之用是爲策算策取可書不曰籌而曰策以別於古

籌算不使名稱相亂也策列九位位有上下凡策或木或竹皆兩面一與九二與八三與七四與六其策五之一面空之爲空策合五策而九九備如是者十各得十策別用策一列始一至九各自乘得方冪之數爲開平方策算法雖多乘除盡之矣開方亦除也平方用廣立方罕用故策算專爲乘除開平方舉其例略取經史中資於算者次成一卷俾治九章算術者首從事焉乾隆甲子長至日東原氏戴震序

刊九章算術序

古者六藝之敎禮樂殘闕失傳射御則絕無師說書者

治經之本釐釐賴許叔重說文解字略見梗槩而所謂九數即九章世罕有其書近時以算名者如王寅旭謝野臣梅定九諸子咸未之見余訪求二十餘年不可得擬永樂大典或嘗錄入書在翰林院中丁亥歲因吾鄉曹編修往一觀則離散錯出思綴集之未之能也出都後恆寤寐乎是及癸巳夏奉 召入京師與修四庫全書躳逢 國家盛典乃得盡心纂次訂其譌舛審知劉徽所注舊有圖而今闕者補之書既進 聖天子命即刊行又 御製詩篇冠之於首古書之隱顯蓋有時焉誠甚幸也吾友屈君曾傳亦好是學願得九章刊之從

余錄一本今秋之仲曲阜孔君體生訪求得算書若干卷係毛氏景影摹宋刻者景識其後有云從太倉王氏得孫子五曹張丘建夏侯陽四種從章丘李氏得周髀緝古二種後從黃俞邰又得九章皆元豐七季秘書省刊版每卷有秘書省官銜姓名一幅又一幅宰輔大臣自司馬相公而下俱列名於後余急假之孔君獨九章卷六已後闕因叚校改數字以寄屈君而記其得是書之不易如此休寧戴震

夏侯陽算經䟦

隋經籍志有夏侯陽算經二卷舊唐書經籍志有夏侯

陽算經三卷甄鸞注新唐書藝文志列夏侯陽算經一卷甄鸞注又韓延夏侯陽算經一卷韓延乃作注者姓名亦猶新唐志中稱李淳風注甄鸞孫子也而直齋書錄解題載元豐京監本云三卷無注蓋甄鸞韓延兩本易溷淆乃加姓名以別之而傳寫又各有幷析故卷袟互異歟且唐志載李淳風注明算科十書獨不及夏侯陽算經蓋李注者甄鸞之本當宋時已佚歟然皆不言陽為何代人序有云五曹孫子述作滋多甄鸞劉徽為之詳釋則其人當在甄鸞後而宋史禮志載算學祀典有云封魏劉徽淄川男晉姜岌成紀男張丘建信成男

夏侯陽平陸男周甄鸞無極男又張丘建算經序云夏侯陽之方倉則陽爲晉人在甄鸞前明矣書內又稱宋元嘉二季徐受重鑄銅斛至梁大同元季甄鸞校之則係隋初人去梁稍遠故目梁時斗尺爲古所用其辨度量衡云在京諸司及諸州各給稱尺并五尺度斗升合等樣皆銅爲之倉庫令諸量函所在官造大者五斛中者三斛小者一斛以鐵爲緣勘平印書然後給用及課租庸調章稱賦役令論步數不等章稱襍令田令之屬皆據隋制言之則是韓延傳其學而以己說纂入之序亦當爲延所作故李淳風取甄鸞本而合是志亦以韓

延夏侯陽算經別之也韓延爲隋人葢無可疑其書務切實用雖九章古法非官曹民事所必需者亦略而不載於諸算經中最爲簡要且於古今制度異同多資考證尤足寶重云今此本卽韓延所傳無注本宋元豐京監所刊者也留毛氏斧季得之太倉王氏余今假之孔君體生因題其後休寧戴震

釋車

車式較內謂之輿其淺謂之隧枕輿下謂之軫軫謂之收揜輿旁謂之輢式前謂之軓軓謂之陰綌輢上者謂之較輿前卑於較者謂之式車闌謂之軨輢內之軨謂

之軹式下人所對謂之轛輪輮謂之牙牙謂之輞輪轑謂之輻輻近轂謂之股近牙謂之骹輻端之枘建轂中者謂之菑菑沒鑿謂之弱建牙中者謂之蚤以偏枘入牙而出之謂之綆轂空壺中所以受軸謂之𨍭𨍭謂之藪以金裹轂中謂之釭大釭謂之賢轂末小釭謂之斬轂端錔謂之輨輨謂之軑以革幬轂謂之軝軸末謂之轊軸當轂釭閒之以金謂之鐗軸端之鍵以制轂者謂之轄伏兔謂之轐輿下任正者謂之輈輈出軓前穹而上謂之胡胡謂之侯輈端謂之頸後謂之踵當兩轐之閒謂之當兔軏謂之衡衡下烏啄謂之軥所以持衡者

謂之𨋕車蓋之杠謂之桯蓋斗謂之部其柄謂之達常隆𢊁謂之弓弓近部謂之股弓末謂之蚤大車之較謂之牝服其內謂之箱所以引車謂之轅梶謂之鬲持鬲者謂之軶輪輾謂之渠有輻謂之輪無輻謂之輇

嬴旋車記　壬戌

車人為溉器六分其軸之長以其一為之圍信其軸圍以為車廣兩牆與軸是謂參均也軸之兩端中其軸以設其樞斲軸欲直設樞欲正二者旣得轉之如將自轉焉斲軸不直設樞不正二者失職則及其轉之也車必偏重重者在下輕者在上則必如倍任矣為牆因軸之

圜竅軸而為嬴旋之牆兩牆之閒謂之嬴旋之溝水之行於嬴溝也水猶然丞下也不知其旋而上也牆之瀌建之柱、而編之而堊之既堊欲其無罅也凡溝眂軸徑以為度或倍焉或參焉已廣則吐水多而迆偃已狹則吐水少而迆高牆之外削版為之圜以鐵約之既約以漆塗之圜版之內欲其附於牆也其外欲其合之固也車之上端為輪設之櫝或人力或假器若物之力別為任挽之輪以發其櫝而轉之其銘曰我豫我穡時惟爾翼我恬我息時惟爾力篝車穰穰佐我庾倉銘爾之勞終古不忒

自轉車記

車人之事爲規長二十度博一度度之大小䀡其制車之用枉輪輪有九等櫎有二式以半規之十度爲輪之半徑謂之十度之輪周六十櫎其次九度之輪周五十有四櫎其次八度之輪周四十有八櫎其次七度之輪周四十有二櫎其次六度之輪周三十有六櫎其次五度之輪周三十櫎其次四度之輪周二十有四櫎其次三度之輪周十有八櫎其次二度之輪周十有二櫎其次爲任挽之輪周六大櫎任挽之輪一度也以交於十度之輪而發其櫎十度之輪其上爲六度之輪謂之發

輪發輪之上爲二度之輪謂之接輪接輪之軸交於懸重之輪大與接輪等發輪之樻眂六度之輪接輪之樻眂二度之輪凡軸周六樻爲輪方其軸當輻之圜夾軸而爲四楅楅周之輞輞設之樻大輪楅方一度輞厚一度小輪有輞無輻輞厚五分度之四凡輪以上輪之樻交於下輪之軸樻十度之輪其樻交於發輪之軸樻接輪與發輪之樻相交也是故十度之輪暨接輪之軸無樻十度之輪旋轉一周得任挽之輪七百二十五萬七千六百周欲車之利轉則任挽之輪其軸設飛輪或二之或三之凡輪均其圍而周分之以設樻因於輞者爲斜樻以鐵裹之植於輞爲立樻

以鐵爲之凡軸皆用立槓輪皆用斜槓十度之輪曁任挽之輪亦立槓也槓端五分度之二槓閒空五分度之三軸之兩端以鐵爲之樞樞徑五分度之三樞長五分度之四爲柱以鐵穿含樞而轉之設穿必以其輪之度上槓與下槓相交減三分度之一　揆輪敂上發輪次之十度之輪至二度之輪遞次而下任挽之輪出架外別爲之柱架之高與立柱等長三之二廣三之一

戴東原集卷弟七

戴東原集卷弟八

四庫館纂修官翰林院庶吉士戴震譔

孟子字義疏證序

法象論有序

易曰法象莫大乎天地又曰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又曰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夫道無遠邇能以盡於人倫者反身求之則靡不盡也作論以詒好學治經者

觀象於天觀法於地三極之道參之者人也天垂日月地竅於山川人之倫類肇自男女夫婦是故陰陽發見天成其象日月以精分地成其形山川以勢會日月者成象之男女也山川者成形之男女也陰陽者氣化之

男女也言陰陽於一人之身血氣之男女也魂魄之合
官乎動靜精能之至也魄之謂靈魂之謂神靈也者明
聰神也者慧聖明聰慧聖天德矣立於一曰道成而兩
曰陰陽名其合曰男女著其分曰天地效其能曰鬼神
天地之道動靜也清濁也氣形也明幽也外內上下尊
卑之紀也明者施而幽者化也地在天中德承天是以
配天凡天之文地之義人之紀分則得其尊合則得其
和分也者道之條理也合也者道之統會也條理明統
會舉而貴賤位矣貴者君之賤者臣之而治化出矣徵
之於臣道妻道無失知其君道立矣是故列星之垣衛

拱所尊也謂之天官示於上應於下也日行中道月五星各由其道而宗之各爲遲疾而會歸之故日者君之象也月嚮日而生明其精感常合氣物常分化則爲燥溼爲水火日月者水火之精燥溼者陰陽之交山川者燥溼之位水以合而盛火以分而盛木火之德分也金水之德合也地之高者山原丘陵本乎燥其下者川隰谿谷本乎溼氣分則生燥氣合則生溼氣輪則生變氣精則生神神盛則無失道山有分無合川有合無分燥溼水火之義也山川之情其初皆分其究皆合君臣夫婦之道也人中處天地之間相覿而久治道莫大於君

臣從變人不知治人者不能以行於父子夫婦兄弟故君道得人紀所由得也一人之身血氣和則夫婦心得其正百體從令則君臣故心也者含天德君百體者也氣者有君道以能統乎血者也盈天地之閒道其體也陰陽其從也日月星其運行而寒暑晝夜也山川原隰丘陵谿谷其相得而終始也生生者化之原生生而條理者化之流分者其進合者其止進者其生止者其息生者動而應求立乎至博息者靜而自正立乎至約博故與爲條理也約故與爲統會也草木之根榦枝葉花實謂之生果實之白全其生之性謂之息君子之學也

如生存其心以合天地之心如息爲息爲生天地所以成化也是故生生者仁條理者禮斷決者義藏主者智智通仁發而秉中和謂之聖聖合天是謂無妄無妄之於百物生生至貴者仁是故仁得則父子親禮得則親疏上下之分盡義得則百事正藏於智則天地萬物爲量歸於無妄則聖人之事天所以成象地所以成形聖人所以立極一也道之至也

原善上

善曰仁曰禮曰義斯三者天下之大本也顯之爲天明謂之命實之爲化之順謂之道循之而分治有常謂之

理命言乎天地之中昭明以信也道言乎化之不已也
理言乎其詳至也善言乎無淆襍也性言乎本於天徵
爲事能也言乎其同謂之善言乎其異謂之材因材而
善之謂之敎材以類數則性殊人之材不倖也而相肖
以類故性亦相近得化育之正以爲形氣而秀發於神
材也善則其中正無邪也材一於善不貳其德也智仁
勇是也血氣心知之性人皆有之非二本然也分而言
之懼夫人之與天地日以隔也血氣心知之性主乎材
天之性全乎善主乎材者成於化全乎善者通於命成
於化者道通於命者德心之恭見於貌心之從見於言

心之明見於視心之聰見於聽心之睿見於思此之謂能盡其材名其無妄謂之誠名其不渝謂之信言乎順之謂道言乎信之謂德行於人倫庶物之謂道侔於天地化育之謂誠如聽於所制者然之謂命案以下皆見法象論較此為簡絜姑並存之是故生生者化之原生生而條理者化之流動而輸者立天下之博靜而藏者立天下之約博者其生約者其息生者動而時出息者靜而自正至動而條理也至靜而有本也卉木之株葉華實謂之生果實之白全其生之性謂之息君子之於問學也如生存其心湛然合天地之心如息人道舉配乎生性配乎息生則有息

息則有生天地所以成化也生生者仁乎生生而條理者禮與義乎何謂禮條理之秩然有序其著也何謂義條理之截然不可亂其著也得乎生生者謂之仁得乎條理者謂之智至仁必易大智必簡仁智而道義出於斯矣是故生生者仁條理者禮斷決者義藏主者智仁智中和曰聖人聖合天是謂無妄無妄之於百物生生至貴者仁仁得則父子親禮得則親疏上下之分盡義得則百事正藏於智則天地萬物為量歸於無妄則聖人之事

原善中

物之離於生者形存而氣與天地隔也卉木之生接時能芒達巳矣飛走蠕動之儔有覺以懷其生矣人之神明出於心中正無邪其明德與天地合矣由天道以有人物五行陰陽生殺異用情變殊致是故人物生生本五行陰陽徵為形色其得之也偏全厚薄勝負襍糅能否精粗清濁昏明煩煩魂魂氣衍類滋廣博襲僢閎鉅瑣微形以是形色以是色性以是性咸分於道以順則煦以治以逆則毒性至不同各如其材人之材得天地之全能通天地之全德從生而官器利用以御橫生忿其畏不暴其使智足知飛走蠕動之性以馴以豢知卉

木之性　良農以蒔刈良醫任以處方聖人
治天下之民民莫不育於仁莫不條貫於禮與義是故
氣不與天地隔者生道不與天地隔者聖形強者堅氣
強者力神強者巧知德者智氣之失暴神之失鑿敝於
德愚是故一人之身形得其養不若氣得其養氣得其
養不若神得其養君子理順心泰霛然性得其養人有
天德之知有耳目百體之欲皆生而見乎材者也天也
是故謂之性耳知聲也目知色也鼻知臭也口知味也
與夫天德之根於心也成性然也天德之知人之秉節
於內以與天地化育侔者也耳目百體之欲所受中而

不可踰也是故義配明象天欲配幽法地五聲五色五臭五味天地之正也喜怒哀樂憂隱感念悒懆怨憤恐悖慮嘆歆食男女鬱悠戲咨慘舒好惡之情皆天命是故謂之道天地之化效其能曰鬼神其生生也物其用曰魂魄魂以明而從天魄以幽而從地魂官乎動魄官乎靜精能之至也官乎動者其用也施官乎靜者其用也受天之道施地之道受施故徧物也受故不行也魄之謂靈魂之謂神靈也者明聰神也者睿聖明聰睿聖天德矣心之精爽以知知明聰睿聖則神明一於中正事至而心應之者皆事至而以道義應天德之知也是

故人也者天地至盛之徵也惟聖人然後盡其盛天地之德可以一言盡也仁而已矣人之心其亦可以一言盡也仁而已矣耳目百體之欲喻於心不可以是謂心之所喻也心之所喻則仁也心之仁耳目百體莫不喻則自心至於耳目百體胥仁也心得其常於其有覺君子以觀仁焉耳目百體得其順於其有欲君子以觀仁焉

原善下

人之不盡其材患二曰私曰蔽私也者其生於心爲溺發於政爲黨成於行爲慝見於事爲悖爲欺其究爲私

已蔽也者其生於心爲惑發於政爲偏成於行爲謬見於事爲鑿爲愚其究爲蔽已鑿者其失爲誣愚者其失爲固誣而罔省施之事亦爲固悖者在事爲寇虐在心爲不畏天明欺者在事爲詭隨在心爲無良私之在下愚也爲自暴蔽之在下愚也爲自棄自暴自棄夫然後難與言善是以卒之爲不善非材之罪也去私莫如強恕解蔽莫如學得所主莫大乎忠信得所止莫大乎明善是故謂之天德者三曰仁曰禮曰義至善之目也行之所節中也其於人倫庶物主一則兼乎三一或闕焉非至善也謂之達德者三曰智曰仁曰勇所以力於德

行者三曰忠曰信曰恕竭所能之謂忠履所明之謂信平所施之謂恕忠則可進之以仁信則可進之以義恕則可進之以禮仁者德行之本體萬物而天下共親其忠義者人事之宜裁萬類而天下共覩其信禮者天則之所正行於人倫庶物分辨不盡而天下共安其恕忠恕則不私而近於仁忠信則不欺而近於誠忠近於易恕近於節信以不欺近於易信以不渝近於節忠不欺於心近乎仁信不渝於事近乎智恕以推行近乎仁恕以度物近乎智斯三者所以成德行近乎勇不惑於心不疑於德行夫然後樂循理樂循理者不蔽不私者也

得乎生生者仁反於是而害仁之謂私得乎條理者智隔於是而病智之謂蔽巧與鑿以爲智者謂施諸行不謬矣是以道不行善人者不踐迹謂見於仁厚忠信爲既知矣是以道不明故君子克己之爲貴也獨而不咸之謂己以己蔽之者隔於善隔於善隔於天下矣無隔於善者仁至義盡知天是故一物有其條理一行有其至當徵之古訓協於時中充然明諸心而後得所止君子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動止應禮達禮義無弗精也精義仁無弗至也至仁盡倫聖人也易簡至善聖人所欲與天下百世同之也

原善序

余始爲原善之書三章懼學者蔽以異趣也復援據經言疏通證明之而以三章者分爲建首次成上中下卷比類合義燦然端委畢著矣天人之道經之大訓萃焉以今之去古聖哲既遠治經之士莫能綜貫習所見聞積非成是余言恐未足以振玆墜緒也藏之家塾以待能者發之

讀易繫辭論性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一陰一陽蓋言天地之化不已也道也一陰一陽其生生乎

其生生而條理乎以是見天地之順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生生仁也未有生生而不條理者條理之秩然禮至著也條理之截然義至著也以是見天地之常三者咸得天下之至善也人物之常也故曰繼之者善也言乎人物之生其善則與天地繼承不隔者也有天地然後有人物有人物於是有人物之性人與物同有欲欲也者性之事也人與物同有覺覺也者性之能也事能無有失則協於天地之德協於天地之德理至正也理也者性之德也言乎自然之謂順言乎必然之謂常言乎本然之謂德天下之道盡於順天下之教一於常天

下之性同之於德性之事配五行陰陽性之能配鬼神性之德配天地之德所謂血氣心知之性發於事能者是也所謂天之性者事能之無有失是也爲夫不知德者別言之也人與物同有欲而得之以生也各殊人與物同有覺而喻大者大喻小者小也各殊人與物之中正同協於天地之德而存乎其得之以生存乎喻大喻小之明昧也各殊此之謂本五行陰陽以成性故曰成之者性也善以言乎天下之大共也性言乎成於人人之舉凡自爲性其本也所謂善無他焉天地之化性之事能可以知善矣君子之教也以天下之大共正人之

所自爲性之事能合之則中正違之則邪僻以天地之常俾人咸知由其常也明乎天地之順者可與語道察乎天地之常者可與語善通乎天地之德者可與語性

讀孟子論性

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當孟子時天下不知理義之爲性害道之言紛出以亂先王之法是以孟子起而明之人物之生類至殊也類也者性之大別也孟子曰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詰告子生之謂性則曰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

蓋孟子道性善非言性於同也人之性相近胥善也明理義之爲性所以正不知理義之爲性者也是故理義性也由孟子而後求其說而不得則舉性之名而曰理義也是又不可古人言性不離乎材質而不遺理義耳之於聲也天下之聲耳若其符節也目之於色也天下之色目若其符節也鼻之於臭也天下之臭鼻若其符節也口之於味也天下之味口若其符節也耳目鼻口之官接於物而心通其則心之於理義也天下之理義心若其符節也是皆不可謂之外也性也耳能辨天下之聲目能辨天下之色鼻能辨天下之臭口能辨天下

之味心能通天下之理義人之材質得於天若是其全也孟子曰非天之降才爾殊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惟不離材質以爲言始確然可以斷人之性善人本五行陰陽以成性形色其表也故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人之於聖人也其材非如物之與人異物不足以知天地之中正是故無節於內各遂其自然斯已矣人有天德之知能踐乎中正其自然則協天地之順其必然則協天地之常莫非自然也物之自然不足語於此孟子道性善察乎人之材質所自然有節於內之謂

善也告子謂性無善無不善不辨人之大遠乎物槩之
以自然也告子所謂無善無不善也者靜而自然其神
沖虛以是爲至道及其動而之善之不善咸目爲失於
至道故其言曰生之謂性及孟子詰之非豁然於孟子
之言而後語塞也亦窮於人與物之靈蠢殊絕犬牛類
又相絕遂不得漫以爲同耳遺理義而主材質荀子告
子是也荀子以血氣心知之性必敎之理義逆而變之
故謂性惡而進其勸學脩身之說告子以上焉者無欲
而靜全其無善無不善是爲至矣下焉者理義以梏之
使不爲不善荀子二理義於性之事能儒者之末聞道

也告子貴性而外理義異說之害道者也凡遠乎易論語孟子之書者性之說大致有三以耳目百體之欲爲說謂理義從而治之者也以心之有覺爲說謂其神獨先沖虛自然理欲皆後也以理爲說謂有欲有覺人之私也三者之於性也非其所去貴其所取彼自貴其神以爲先形而立者是不見於精氣爲物秀發乎神也惡斂束於理義是不見於理義者本然之德公其本然而苟語自然也以欲爲亂其靜者不見於性之欲其本然中正動靜胥得神自寧也自孟子時以欲爲說以覺爲說紛如矣孟子正其外理義而已矣心得其常耳目百

體得其順中正無邪如是之謂理義自心至於耳目百體形氣本於天故其爲德也類專以性屬之理而謂壞於形氣是不見於理之所由名也以有欲有覺爲私者荀子之所謂性惡在是也是見於失其中正之爲私不見於得其中正且以驗形氣本於天備五行陰陽之全德非私也孟子之所謂性善也人之材質良其本然之德違焉而後不善孟子謂之放其良心謂之失其本心雖放失之餘形氣本於天備五行陰陽之全德者如物之幾死猶可以復蘇故孟子曰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以好惡見於氣之少息

猶然是以君子不罪其形氣也

荅彭進士允初書丁酉

允初先生足下日前承示二林居制義文境高絕然在佗者不以爲文而已以爲道也大暢心宗參活程朱之說以傅合六經孔孟使閎肆𣺌涯涘孟子曰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源凡自得之學盡然求孔孟之道不至是不可謂之有得求楊墨老莊佛之道不至是亦不可謂之有得宋已前孔孟自孔孟老釋自老釋談老釋者高妙其言不依附孔孟宋已來孔孟之書盡失其解儒者襍襲老釋之言以解之於是有讀儒書而流入老釋

者有好老釋而溺其中既而觸於儒書樂其道之得助因凭藉儒書以談老釋者對同己則共證心宗對異己則寄託其說於六經孔孟曰吾所得者聖人之微言奧義而交錯旁午屢變益工渾然無罅漏孔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言從紛然詞費不能奪其道之成者也足下之道成矣欲見僕所爲原善僕聞足下之爲人心敬之願得交者十餘年於今雖原善所指加以孟子字義疏證反覆辨論咸與足下之道截然殊致叩之則不敢不出今賜書有引爲同有別爲異在僕乃謂盡異無豪髮之同答程子張子朱子其始也亦如足下今所從事程

叔子撰明道先生行狀曰自十五六時聞周茂叔論道慨然有求道之志汎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呂與叔撰橫渠先生行狀曰范文正公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以爲未足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返而求之六經知無所得者陋之非不知之也朱子慕禪學在十五六時年二十四見李愿中愿中敎以看聖賢言語而其後十餘年有答何叔京二書其一曰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自記其云何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卽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旣立自然下學而

上達矣若不察良心發見處卽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所謂多識前言往行熹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返求未得箇安穩處卻始知此未免支離曷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耶其一曰今年不謂饑歉至此夏初所至洶洶遂爲縣中委以賑糶之役百方區處僅得無事博觀之弊此理甚明何疑之有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爲不少矣熹近日因事方少有省發處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爲與必有事焉而勿正之意同者今乃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有下工夫處此與守

書册泥言語全無交涉幸於日用察之知此則知仁矣二書全背愿中復歸釋氏反用聖賢言語指其所得於釋氏者至乾道癸巳朱子年四十四門人廖德明錄癸巳所聞云先生言二三年前見得此事尚鶻突爲他佛說得相似近年來方看得分曉是後朱子有答汪尚書書云熹於釋氏之說蓋嘗師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其後以先生君子之教校乎前後緩急之序於是暫置其說而從事於吾學其始蓋未嘗一日不往來於心也以爲俟卒究吾說而後求之未爲甚晚而一二年來心獨有所自安雖未能卽有諸已然欲復

求之外學以遂其初心不可得矣程朱雖皆先入於釋氏而卒能覺悟其非程子曰吾儒本天異端本心朱子曰吾儒以理爲不生不滅釋氏以神識爲不生不滅僕於孟子字義疏證辨其視理也與老釋之視心視神識雖指歸各異而僅僅就彼之言轉之猶失孔孟之所謂理所謂義朱子稱爲他佛說得相似者彼之心宗不特指歸與此異也亦絕不可言似程朱先從事於彼孰知彼之指歸既而求之此見此之指歸與彼異矣而不得其本因推而本之天以人物何者非本之天乎豈得謂心必與天隔乎彼可起而爭者也苟闇乎此雖顯然明

雖柔必強擴而充之何一非務盡其心以能盡道苟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雖言理言知言學皆似而非適以亂德枉程朱先入於彼徙就彼之說轉而之此是以又可轉而之彼合天與心爲一合理與神識爲一而我之言彼皆得援而僭之爲彼樹之助以此解經而六經孔孟之書彼皆得因程朱之解援而僭之爲彼所依附譬猶子孫未覩其祖父之貌者誤圖他人之貌爲其貌而事之所事固已之祖父也貌則非矣實得而貌不得亦何傷然他人則持其祖父之貌以冒吾宗而實誘吾族以化爲彼族此僕所由不得已而有疏證之

徑也破圖貌之誤以正吾宗而係吾族鼐吾宗之久墜

吾族之久徵爲他族敢少假僭哉宋儒盡改其指神識

者以指理而餘無所改其解孔孟之言體狀復與彼相

似如大學章句於在明明德中庸章句於不顯維德尤

渾合幾不可分足下遂援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爲心宗

之大原於宋儒之襍用老氏尙無欲及莊周書言復其

初者而申之曰無欲誠也湯武反之復其初之謂也僕

雯大戴禮記分於道謂之命一語道即陰陽氣化故可

言分惟分也故成性不同而易稱一陰一陽之謂道中

庸稱天命之謂性孟子辨别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之

不同豁然貫通而足下舉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以爲不得而分此非語言之能空論也迄還而體會六經孔孟之書本文云何詩曰予懷明德對不大聲以色而言大學之明明德以明德對民而言皆德行行事人咸仰見如日月之懸象著明故稱之曰明德倘一事差失則有一事之掩虧其由近而遠積盛所被顯明不已故曰明明德曰明明德於天下詩之不顯不承即書之丕顯丕承古字丕通用丕大也中庸言聲名洋溢乎中國其言闇然也與日章並言何必不欲大顯而以幽淡玄遠爲至夫晝日當空何嘗有聲臭以令人知而嚮不知之不

可引上天之載無聲臭以言其至乎上天之載二語在
詩承駿命不易言鄭箋云天之道難知也耳不聞聲音
鼻不聞香臭儀法文王之事則天下咸信而順之在中
庸承化民之德言不假聲臭以與民接也談老釋者有
取於虛靈不昧人欲所蔽本體之明幽深玄遠至德淵
微不顯之妙等語與其心宗相似不惟大學中庸本文
樊以千里即朱子所云雖失大學中庸之解而其指歸
究殊又詩書中凡言天命皆以王者受命於天為言天
之命王者不已由王者仁天下不已中庸引維天之命
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其取義也主於不

已以見至誠無息之配天地於穆者美天之命有德深遠也譬君之於賢臣一再錫命惓惓不已美君之能任賢者豈不可歎其深遠引之者豈不可曰此君之所以爲君也凡命之爲言如命之東則不得而西皆有數以限之非受命者所得踰試以君命言之有小賢而居上位有大賢而居下位各受君命以居其位此命數之得稱曰君命也君告誡之使恭其事而夙夜兢惕務盡職焉此教命之得稱曰君命也命數之命限於受命之初而尊卑遂定教命之命其所得爲視其所能可以造乎其極然盡職而已則同屬命之限之命之盡職不敢不

盡職如命之東不敢不赴東論氣數論理義命皆為限制之名譬天地於大樹有萼有實有葉之不同而萼實葉皆分於樹形之鉅細色臭之濃淡味之厚薄又萼與萼不同實與實不同葉與葉不同一言乎分則各限於所分取水於川盈罍盈缾盈缶凝而成冰其大如罍如缾如缶或不盈而各如其淺深水雖取諸一川隨時與地味殊而清濁亦異由分於川則各限於所分人之得於天也雖亦限於所分而人人能全乎天德以一身譬之有心有耳目鼻口手足鬚眉毛髮維心統其全其餘各有一德焉故記曰人者天地之心也譬者心不能代

目而視聾者心不能代耳而聽是心亦限於所分也飲食之化為營衛為肌髓形可并而一也形可並形氣可並氣精氣附並神明自倍徹之還天地萃之成人物與天地通者生與天地隔者死以植物言葉受風日雨露以通天氣根接土壤肥沃以通地氣以動物言呼吸通天氣飲食通地氣人物於天地猶然合如一體也體有貴賤有小大無非限於所分也心者氣通而神耳目鼻口者氣融而靈曾子曰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神靈者品物之本也易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精氣為物者氣之精而凝品物流形之常

也游魂為變者魂之游而存其形骸而精氣未遽散也變則不可窮詰矣老莊釋氏見於游魂為變之一端而昧其大常見於精氣之集而判為二本莊周書曰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釋氏人死為鬼鬼復為人之說同此周又曰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老氏之長生久視釋氏之不生不滅無非自私無非哀其滅而已矣故以無欲成其私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又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又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在老釋皆無之而獨私其游魂而哀其滅以豫為之圖在宋儒譏於老釋

無欲之說謂義亦我所欲爲道心爲天理餘皆爲人心爲人欲欲者有生則願遂其生而備其休嘉者也情者有親疏長幼尊卑感而發於自然者也理者盡夫情欲之微而區以別焉使順而達各如其分寸豪釐之謂也欲不患其不及而患其過過者狃於私而忘乎人其心溺其行慝故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情之當也患其不及而亦勿使之過未當也不惟患其過而務自省以救其失欲不流於私則仁不溺而爲慝則義情發而中節則和如是之謂天理情欲未動湛然無失是謂天性非天性自天性情欲自情欲天理自天理也臣下援程

子云聖人之常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
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謂無欲在是請援王文成之言
證足下所宗主其言曰良知之體皦如明鏡妍媸之來
隨物見形而明鏡曾無留染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也
無所住以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明鏡之應妍者妍媸
者媸一照而皆眞即是生其心處妍者妍媸者媸一過
而不留即是無所住處程子說聖人陽明說佛氏故足
下援程子不援陽明而宗旨則陽明尤親切陽明嘗倒
亂朱子秊譜謂朱陸先異後同陸王主老釋者也程朱
闢老釋者也今足下主老釋陸王而合孔孟程朱與之

爲一無論孔孟不可誣程朱亦不可誣抑又變老釋之貌爲孔孟程朱之貌恐老釋亦以爲誣己而不願老氏曰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義外也非內也釋者曰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陸子靜曰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王文成曰無善無惡心之體凡此皆不貴善也何爲不貴善貴其所私而哀其滅雖逐於善亦害之也今既下言之則語益加密曰形有生滅神無方也妙萬物也不可言生滅又曰無來去無內外引程子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證明全體因名之曰無聲無臭之本謂之爲天命之

不已而以至誠無息加之謂之爲天道之日新而以比
於至善加之請援王文成之言證足下所宗主其言曰
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謂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謂
之氣又曰本來面目卽吾聖門所謂良知隨物而格是
致知之功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耳體
段工夫大略相似陽明主扞禦外物爲格物隨物而格
所謂遏人欲也常惺惺朱子以是言存天理以是解中
庸戒愼恐懼實失中庸之指陽明得而借中庸之言以
寄託本來面目之說曰養德養身止是一事果能戒愼
不睹恐懼不聞而專志於是則神住氣住精住而仙家

所謂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莊子所謂復其初釋氏所謂本來面目陽明所謂良知之體不過守己自足既自足必自大其去中庸擇善固執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何啻千萬里孟子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曰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中庸孟子皆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今舍明善而以無欲爲誠謬也證心宗者未嘗不可以認本來面目爲明乎善此求伸其說何所不可老子告子視善爲不屑爲猶能識善字後之宗之者幷善字假爲己有實幷善字不識此事在今日不惟彼所謂道德非吾所謂道德舉凡性與天道聖智仁義誠明以

及曰善曰命曰理曰知曰行無非假其名而易其實反身不誠言事親之道未盡也反身而誠言備責於身者無不盡道也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性之由仁義行也身之仁義實於身也假之假仁義之名以號召天下者久則從知以仁義責人而忘己之非有又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下言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申明性者如是言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皆申明反之謂無所為而為乃反而實之身若論復其

初何用言非爲生者非以干祿非以正行而且終之曰俟命其爲反身甚明各發本文悉難假借足下所主者老莊佛陸王之道而所稱引盡六經孔孟程朱之言誠變其實乎則其實遠於此如誤以老莊佛陸王之實爲其實則彼之言親切著明而此費遷就傅合何不示以親切著明者也誠僭其名乎則田王孫之門猶有深丘賀在況足下閱朱子荅何叔京二書必默然之及程朱闢老釋必不然之而至於僧助則引程朱爲同乎己然則所取者程朱初識於釋氏時之言也所僭以助己者或其前之言或其後之似者也所變者釋氏之實也變

其實而棄其名借其名而陰易其實皆於誠有虧足下所云學問之道莫切於審善惡之幾嚴誠偽之辨請從此始倘亦如程朱之用心期於求是不襍以私則今日同乎程朱之初異日所見或知程朱之指歸與老釋陸王異然僕之私心期望於足下猶不在此程朱以理為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啟天下後世人人憑在己之意見而執之曰理以禍斯民更淆以無欲之說於得理益遠於執其意見益堅而禍斯民益烈豈理禍斯民哉不自知為意見也離人情而求諸心之所具安得不以心之意見當之則依然本心者之所為拘牽之儒不

自知名異而實不異猶貿貿爭彼此於名而輒蹈其實
敏僻之士覺彼此之實無異雖指之曰沖漠無朕究不
得其仿佛不若轉而從彼之確有其物因卽取此以該
之於彼烏呼誤圖他人之貌者未有不化為他人之實
者也誠虛心體察六經孔孟之言至確然有進不惟其
實與老釋絕遠卽貌亦絕遠不能假託其能假託者後
儒失之者也是私心所期於足下之求之自日別因公
私紛然於來書未得從容具論大本苟得自然條分理
解意言難盡涉及一二草草不次兩旋當於何日十餘
年願交之忱得見又不獲暢鄙懷伏惟自愛震頓首

孟子字義疏證序 丙申

余少讀論語端木氏之言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讀易乃知言性與天道在是周道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致治之法煥乎有文章者棄爲陳迹孔子既不得位不能垂諸制度禮樂是以爲之正本溯源使人於千百世治亂之故制度禮樂因革之宜如持權衡以御輕重如規矩準繩之於方圓平直言似高遠而不得不言自孔子言之實言前聖所未言微孔子孰從而聞之故曰不可得而聞是後私智穿鑿者亦警於亂世或以其道全身而遠禍或以

其道能誘人心有治無亂而謬在大本舉一廢百意非不善其言祇足以賊道孟子於是不能已於與辯當是時舉其稱孟子好辯矣孟子之書有曰我知言曰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蓋言之謬非終於言也將轉移人心心受其蔽必害於事害於政彼目之曰小人之害天下後世也顯而共見目之曰賢智君子之害天下後世也相率趨之以爲美言其入人心深禍斯民也大而終莫之或寤辯惡可已哉孟子辯楊墨後人習聞楊墨老莊佛之言且以其言汨亂孟子之言是又後乎孟子者之不可已也苟吾不能知之亦已矣吾知之而不言是

不忠也是對古聖人賢人而自負其學對天下後世之仁人而自遠於仁也吾用是懼述孟子字義疏證三卷韓退之氏曰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焉呼不可易矣休寧戴震

戴東原集卷第八